羣鶯亂飛

文：馮楠 畫：家格

我沒有如此下流

他們回去。後來沈蕙問大衛服了藥歷，答道：「我沒有如此下流，是憑眞材實料。」

「今夜特別一些。」她說。

「特別好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祇爲我愛你而已！我要表示自己有別的男人所辦不到的，勝過他們。」

可是，大衛並未提到常恒，更不談及郭先生。明天，沈蕙由于內急才醒來，已是九點五十分，十一點才返工。

下午三點，沈蕙得到郭亮的電話：

「我們星期六十二點在港澳碼頭會面。」

「眞快！」她說。

「你要快呢！星期日晚上回來。可能是星期一上午。」

「風雨無阻？」

「是的，風雨無阻。」

以後，大衛也未打電話來。直到星期六上午十一點，她在旅遊店中大聲打電話與大衛道：

「我和麻將搭子今天到澳門，明天晚上回來，可能是星期一上午。」

「希望你賭場得意！」

「謝謝你。」她又抑低聲調：「打令！」

在星期五，沈蕙已經告訴任青，再提到以後自己要像一個波士。十點半她自店裡回家，換了一雙特大手袋，可以放內衣之類的，十一點另五分抵碼頭，遇到郭亮挾着一隻大公事包，他對她說：

「我們決定明夜回來吧！」

「好的。」沈蕙說：「我也要返工。」

「我在星期日早晨有事。」

「你進過早餐嗎？主席！」

「我在家中吃的，到了寫字樓，知道星期一早晨有重要事。你進了早餐未？」

「我昨夜睡得很好，早晨吃火腿蛋，多士，再喝黑咖啡。」

「今天陽光很好，在陽光下你像一朵盛放的春花。」

「不是含苞未放？」沈蕙笑了。

「我討厭含苞未放，喜歡盛放，我們……」

他們在十幾分鐘後上船，沈蕙所需要知道的是開幾間房，是那家酒店，她即問酒店有無錢賭，他提到那家沒有賭場。（二五八）

風言蜂語

倫繆

反常

今年天氣冬行夏令。
也有很多人過份爆火。

居民所關心

醫務署將重組一分爲二。
最重要是收費保持不變。

各有第一

本港鐘表出口仍是世界第一。
港居民仍列瑞士表爲第一。

開心

驚世奪心人男動吟呻星歌：八五二

文：穀倍樓主 圖：風

晚宴後，王友春同他岳父送客，這是爲慶祝他獲得碩士的宴客，共只三席，來賓只請參加典禮而又是殷老的密切朋友。最後殷老命自己的司機，用加度力送白少强和江上青，白少强有意告知王友春夫婦；「我住青山國際文化俱樂部，一兩天再請教，我請貴夫婦參加兩天後的東京經濟學會的餐舞會！」

「好極了，我眞的一年沒跳過舞了。」喜兮同白少强和江上青握手，她端麗無比，雍豐大方。江上青先上車，白少强跟住。這令到王友春突然有感：「其實這倒是很好的一對！」

但送江上青到大倉酒店時，白少强也下了車，摸出一張五千元鈔票給司機：「謝謝你了，不用送我了，我們還要飲咖啡呢！」司機鞠躬道謝，稱他經理先生。

回到房中，不及脫衣，就擁吻了。他問她：「你告訴了老板我的學歷？」江上青扭他的臉道：「你的學歷，高過王姑少爺太多了。我是有心說的，因爲介紹你時，我只說你留美又留歐，連清華大學出身，也沒有說呢！」她叫他脫下晚禮服，兩人洗了面，換了便裝，一同出來。乘大倉的汽車，叫送到「六本木」——這條香港、台灣人開的消夜中國街，整條馬路造成東京唯一的夜市，只這裡允許營業到天明前三點半。

「這家是紀梅蘭芳的蘭芳苑，我來過，看，共有三層，是北京、上海、香港三合一的菜館，上第三層，有跳舞池、樂隊和男女歌星。」——「好，有這個地方，六本木這條街名，香港早已聞名！」

兩個上到三樓，只見文侍全着尼龍紗包了全身，一望等於紅的、黃的裸體，其實頸以下，除了雙手雙足露出，是全身包住的。舞池三面擺了小方枱，每枱有彩色罩燈。

江上青點了個小拼盤，酒却用每人一份的日本暖清酒。兩個先下聚跳舞，台上燈字是「秋柳美明」，乃近三個月的暢銷的新出女星——「聽說很叫座，畫刊上相片極美，臉型似從前的野添元子。」

「你什麼都內行！」白少强貼住她，跟着一閃燈，秋柳着祖胸純紅紗歌衫出來了——「啊！」白少强輕輕在他愛人的耳邊說：「漂亮，對眼很大媚……騷極了，性感！」

「你動她的心？」江上青開始轉動着面，緊緊吸他一下。小靜子笑了：「難怪她紅！」唱的歌聲，令人心癢——「這是呻吟，動男人的心！」

點錯老駕鴛

（一）

四十年，將近半個世紀，這不是一段短日子啊！

兩個小時之後，一時分別了四十年的老夫妻將重逢了，不知道這是可喜還是可悲。

此刻，炳嬸的心中正是百感交集，被種種感情所堵塞着。

她在兩個親友的陪同下，來到啓德機場，由他們帮着拿行李去過磅，劃機位，這一切，她完全不懂。

——如果不是爲了見阿炳一面，我這鄉下婆，怎會到這種地方來呢！

眼前花花綠綠，人頭湧湧的一切，使炳嬸感到一陣眩暈，無所適從。

叔，炳嬸不會遠離親人從家鄉來到這個繁華的大都市。可是，形單影隻地在香港，她已經來了五年，炳叔却還未來到她的身邊。

炳嬸知道，丈夫在M埠非但沒有賺到什麼大錢，而且只是做一份牛工，收入很少，日子過得並不舒服。所以，炳嬸來到香港後，丈夫走後，炳嬸生下了一個女兒，母女倆相依爲命。

是的，如果不是爲了見阿炳一面，我這鄉下婆，怎會到這種地方來呢！

如今，外孫也十幾歲了，但女兒還沒見過父親一面！

這樣的悲劇，發生在衆多僑眷的身上，而炳嬸却是喝得苦水最多的一個。……

「XX航空公司三〇二號班機，由香港飛往M埠，請搭客進入移民局辦理手續。」播音小姐又一次叫人了。

「你應該進去了！」來送機的堂侄媳把炳嬸送到禁區前，告訴她準備過海關上機。

炳嬸顯得手忙脚亂，不知怎麼辦才好。

堂侄媳找到了與炳嬸同機的一位女士，希望關照一下。

「你跟着這位太太進去就行了！」

短篇小說

夏洛秦

擦鞋故事（十三）

城市之光

匠成

上一次和彩霞一起，自己過關後，等了一會，彩霞來了，再等一會，小汽車就駛來，兩人上車，很快就到深圳聯檢大樓了。

今次，同樣是那一輛小汽車，同樣是那個司機，決不會汽車不來，接載了別人去。

他又想，會不會那司機開車帶走了自己行李，可惜自己沒有記着那車牌號，一時也難於舉報。

回心一想，行李也不成問題，一個旅行袋，幾件衣服而已，丟失了也不成問題，問題在自己如何搭車？

正在左想右想，他看到自己僱請的小汽車來了，連忙向司機招手。

車在他面前停下來了，但車門打開，走出一個海關關員來，迎着洪國雲道：「這小汽車是你僱請的嗎？」

洪國雲本能地點點頭。

「這行李是你的嗎？」關員指指那旅行袋。

洪國雲看了看，點點頭。

「請給我回鄉証。」關員說。

洪國雲自然照辦。關員拿着回鄉証，看看相片，又看看人，然後道：

「請過來。」

他帶他到車尾行李箱，將車尾箱揭開，內有一個樟木槓，關員問：

「是你的嗎？」

洪國雲本能地搖搖頭。

天涯俠客無雙刀

文：秋風 圖：胡木城

廿九：踏遍江湖

兩人眨眼之間又鬥了五六十招，齊雲高攻勢越來越盛，把嚴敬重迫得不斷後退，與此同時，軍豪又齊覺寒氣襲退，這時才替齊雲高放下一塊心頭大石。

激鬥間，但見齊雲高雙掌如弓，倏地一掄，此招甚怪，嚴敬重微微一怔，不知對方要使什麼絕招，連忙一掌護胸，一掌拍出！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！齊雲高的右掌突然沉下，迎上嚴敬重避無可避，猛喝一聲，推出一掌。「蓬！」再一道震耳欲聾之巨响爆出，兩人各退幾步，依然是齊雲高佔了優一退即進。

嚴敬重嘴角已經淌血，邊退邊喘着氣道：「住手！」

齊雲高那裡肯聽，賈起餘勇急攻，務求將對方擊斃於掌下。嚴敬重悲聲道：「齊雲高，難道老夫欲自盡，你也不肯留點情面嗎？」

齊雲高攻勢不由稍緩，翦仲台急道：「齊兄千萬別中其奸計！」話音剛落，但見嚴敬重身子倒飛，雙脚未停定，已張口狂噴鮮血！齊雲高雙掌如弓，停定不前。

嚴敬重如風中殘燭，終於跌坐地上，喘息道：「齊雲高……算你們厲害，老夫敗在你手中，無話可說……」

翦仲台哈哈笑道：「你能死在齊雲高掌下，乃你之榮幸，何況死前尚能與天下英雄會晤，當眞終生無憾！」

嚴敬重不理跌他，胸膛不斷起伏着。「只可惜老夫今日竟未能殺一名高手墊背！」

齊雲高冷冷地道：「自作孽不可活！」

（八四〇）

二五七：功虧一簣

師姐容曰：「我哋可以兼收漁人之利，貨歸兩得。」

阿七曰：「要做到天衣無縫至得，最好先收貨，後收錢。」

阿占曰：「即是先羅大哥炳批石？咁又點收錢？」

阿七曰：「明搶亦係辦法，最好做到兵不血刃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然，我哋最高目標，係兵不血刃，如願以償，七哥，你點諗？」

阿七曰：「這單嘢差不多成熟，不可功虧一簣，之所以咁多周折，不搗大哥炳秘密巢穴，就是爲了兵不血刃，阿占，我想聽下你睇法。」

阿占曰：「班手足已經誘了大哥炳不少日子，班友亦不會匿得太耐，我曾經諗過，不如捉大哥炳返來，不到佢不奉獻。」

阿七曰：「這種辦法不是不好，但佢好蠻惡，初時我哋以爲佢只得七百萬貨，點知有千幾萬，講唔埋仍然有貨在手。」

阿占曰：「師傅，照你睇我哋仍然要監視佢，等佢再攞多一些貨出來？」

阿七曰：「我已經對嘩嘩文講過，叫佢盡量入貨，阿文亦會同王彼德講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不如等王彼德方面有了結果，我哋再定策畧。」

阿七同意，師姐容曰：「大家一齊諗下，有也辦法可以兵不血刃。」

阿占曰：「短兵相接，在所難免，最高橫，係攞了大哥炳之貨，而大哥炳又不得不露面同大舊石交易，嗰陣時，我哋再攞埋貨歎。」

阿七曰：「唔！此乃高招，但難度十分大，依搏七不可亂來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可以度盡條計，不妨投資多少，整一批蘇聯石，假紅寶藍寶假金器，迫使大哥炳上陣。」

阿七曰：「這種辦法排大哥炳畀貨大舊石睇，睇嘢又縮沙，第二次正式交易時，我哋都手作個介紹。」

蘇振文先生：

日前中國人代常委會的立法界人士，正在審議新中國第一部傳染病防治法，不久可望經進一步修改後獲得通過，這是我國醫學史上一件大事。

傳染病都有一定的傳染性，可以廣泛傳播而造成流行，嚴重危害人羣健康。要徹底消滅傳染病，就必須迅速、準確、全面地掌握疫情。

傳染病防治法就是爲防治傳染病的工作立下法規，使傳染病的防治有法可循、有章可依。

由於傳染病防治法將卅五種傳染病列入管理範圍，並根據其對人羣的危害程度輕重不同分甲、乙、丙三種。雖然這次審議的傳染病防治法被人們稱爲新中國第一部，其實它的早期雛形於卅多年前已問世，相信如今的防治法的主題精神與以前的大致相同，從下面的介紹中，你可初步了解我國對傳染病管理的一些條例。

早在一九五五年，衛生部就已草擬了有關條例，經國務院批准後，於當年的七月五日公佈了「傳染病管理辦法」。在該辦法第二條規定了受管理的傳染病暫定爲二類十八種。一九六六年五月六日，衛生部又增加了七種傳染病須受管理，使受管理的傳染病增至廿五種，均稱法定傳染病。個別地區另有其他傳染病發病率高、危害性大，須列入本地區傳染病的管理範圍時，可報請衛生部核批。如上海市將傳染性肝炎列爲法定傳染病。

五十年代公佈的「傳染病管理辦法」中規定，凡是發現甲類傳染病，應立即報告，在城市最遲不超過十二小時，在農村不超過廿四小時。現在審議中的「傳染病防治法」是在執行「傳染病管理辦法」多年經驗的基礎上，經反覆研究和修改而成，定能更好地防治草案中規定的卅五種傳染病。（妮、新九〇二八四）

醫理淺釋

通天曉先生：

據聞中國第一部傳染病防治法，全面地掌握疫情。傳染病防治法就是爲防治傳染病的工作立下法規，使傳染病的防治有法可循、有章可依。

由於傳染病防治法將卅五種傳染病列入管理範圍，並根據其對人羣的危害程度輕重不同分甲、乙、丙三種。雖然這次審議的傳染病防治法被人們稱爲新中國第一部，其實它的早期雛形於卅多年前已問世，相信如今的防治法的主題精神與以前的大致相同，從下面的介紹中，你可初步了解我國對傳染病管理的一些條例。

早在一九五五年，衛生部就已草擬了有關條例，經國務院批准後，於當年的七月五日公佈了「傳染病管理辦法」。在該辦法第二條規定了受管理的傳染病暫定爲二類十八種。一九六六年五月六日，衛生部又增加了七種傳染病須受管理，使受管理的傳染病增至廿五種，均稱法定傳染病。個別地區另有其他傳染病發病率高、危害性大，須列入本地區傳染病的管理範圍時，可報請衛生部核批。如上海市將傳染性肝炎列爲法定傳染病。

五十年代公佈的「傳染病管理辦法」中規定，凡是發現甲類傳染病，應立即報告，在城市最遲不超過十二小時，在農村不超過廿四小時。現在審議中的「傳染病防治法」是在執行「傳染病管理辦法」多年經驗的基礎上，經反覆研究和修改而成，定能更好地防治草案中規定的卅五種傳染病。（妮、新九〇二八四）

法律顧問

阿達先生：

在下列任何一種情況下，刑事案法律援助都可爲你提供一位律師，並在必要時爲你提供一位大律師：

你是被告人，將在裁判司法庭接受初級偵訊，或你是被告人，將在地方法院被控以任何刑事罪名，或你是被告人，將在高院被控以任何刑事罪名，或你已因任何刑事罪行而在裁判司法庭、地方法院或高院被定罪，却希望向高院、上訴庭或樞密院對該項定罪或刑期進行上訴；或你是任何刑事案件的被告人，而政府採取行動將案件提交地方法院、高院、上訴庭或樞密院審理；或你想向港督請求減刑。

除初級偵訊之外，由裁判司法庭審理的案件不包括在法律援助的範圍內。倘若你在裁判司法庭被檢控，應該向該裁判司法庭的「當值律師計劃」聯絡主任查詢詳情。

申請法律援助，不須繳付費用。如果你已在押，應告知監獄職員你想獲得法律援助，他們會協助你填寫申請表格，然後由你宣誓，說明所填內容全部屬實。該表格隨即會送交法律援助署，讓該署人員決定是否批准你的申請。通常該署人員都會在獄中和你當面討論你的案件。如果你並非在押，你必須前往金鐘道政府合署廿四至廿七樓（電話五——八六二三〇三〇）申請法律援助。申請時請帶備你受牽連案件的一切有關文件。

此外，如果你並未通過監獄方面申請法律援助，也沒有親自前往法律援助署申請法律援助，而你又想獲得法律援助，你必須向主審的法官或裁判司說明，讓你立即安排法律援助署人員辦理。

有時，雖然法律援助署署長已拒絕你的申請，法官亦可批准給予法律援助。

申請法律援助雖然不收費用，但你的法律援助証書却不一定完全免費。

決定爲你提供法律援助時，可能附帶一項條件，要你分担部份訴訟費用，數目多少則按照你的「可動用」入息和「可動用」資產計數。

如果要你繳付分担費，你可一次過繳交，或分期於十二個月內付清。所付之數，是在你的法律援助証書有效期內要你分担的訟費的最高額。

法律援助署爲你提供法律援助時，即會正確列明分担費的數目。如你未在表格上簽名表示願意接受，你對該署並無經濟上的承諾。（夏知、新九〇二九八）

講講飲食

日本研製固體發粉末酒 白開水一冲即可飲用

馬興發先生：

數千年來，人類飲的酒類雖多，但都是液體的酒。不過，據說最近日本已有人研製成一種粉末狀的固體酒出售。這種粉末酒冲劑和其他飲料的冲劑一樣，只須用白開水一冲，就成爲一杯酒香撲鼻的酒，可以立即飲用，其色香味與同種類的液體酒一樣。粉末固體的好處是携帶方便，極適合喜歡飲酒而又常要在野外工作的人。

以前，並非沒有人想過製造粉末冲劑，但要想將酒濃縮乾燥成粉末或粒狀，却不像將豆漿、菊花茶之類濃縮成粉末狀或粒狀豆漿晶、菊花晶那麼簡單。這因爲酒有其特別的物理性能。在一般情況下，酒精比水更易化氣揮發。例如，如果你將酒與水混合，放在煲中煮沸，如煮的時間稍久一點，酒精都先化氣跑掉，剩下在煲中的液體，已全無酒精，拿來入口一嚐，已全無酒味了。

首先研製成固體粉末酒的是日本一間食品公司。這間公司早在一九六六年已開始着手研究製造粉末酒了，經過了二十多年時間的努力，無數次的失敗，直至不久前才研製成功，可見並不簡單。

關於粉末酒之具體製造法，現時仍是秘而不宣，雖則該公司已申請了專利。公佈粉末酒的資料只是說，是由酒精、水、某種浸膏以適當比例混合，再加入適量的糊精、膠質、糖、蛋白質等混和成一種濃的溶液，然後以噴霧乾燥法除去其中水份，便成爲固體粉末酒。

爲什麼這種混合濃溶液在噴霧乾燥過程中，酒精不會比水先化氣揮發掉，仍然保留在剩下的粉末中呢？

據說，此種特殊的混合液由噴嘴噴成霧的微滴之後，霧滴外表會立即形成一層薄膜，這層薄膜有篩選樣的滲透性，只容許分子量較小的水分子先行滲透出來，而分子量較大的芳香的酒精分子，則留在霧滴之內，故使用噴霧乾燥法時，酒精不會滴內的水分先被蒸發，只要這一過程的時間準確，乾燥的粉末就會有酒精而不含水，成爲粉末酒。

粉末酒不獨是野外工作旅行者携帶方便的酒，而且也可用水先化氣揮發掉，霧滴久一點，酒精都先化氣跑掉，剩下在煲中的液體，已全無酒精，拿來入口一嚐，已全無酒味了。

通天曉先生：

現時許多飲品都可以製成粉狀或粒狀的冲劑，用水一冲，攪勻即可飲用，如豆漿、橙汁甚至中草藥汁等都是。

請問有沒有將各種酒製成粉末狀或粒狀，利便用水冲飲的製劑出售？

馬興發

街坊服務

通天曉

文史資料

我國親族稱謂漫談

戴國珍先生：

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和習俗當中，種族觀念佔據着極爲重要的位置。所謂親族觀念就是特別注重家族和親戚的觀念。它把血緣關係看作整個社會關係的基礎。古人認爲世界上有幾種事物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，其中前幾位就是「天、地、君、親」。其中「親」，專指普通人的親族關係。

這種親族觀念遵循現着倫理規範，故體現在人際稱謂上就有了一批特殊的敬稱詞。晚輩直接稱呼長輩時，往往要加「大人」二字以示尊敬稱詞。這種對於父母、祖父母等的稱謂也可以移用在岳父母和公婆身上。此外，岳父、岳母還可以被敬稱爲「泰山」和「泰水」。據「晁氏客語」一書記載，唐明皇在東岳泰山封禪時，他手下的一個官員趁着慶典用人的機會提拔了自己的女婿。後來唐明皇詢問此事時，有個人開了句玩笑說：「此泰山之力也。」以後人們就直用「泰山」來敬稱的父母親爲「家父」、「家嚴」、「家尊」、「家君」；稱自己的母親爲「家母」、「家慈」；與別人談話時提到對方的親人也有不少適當的敬稱詞，最廣泛使用的就是「令」字了，如：敬稱對方的父親爲「父尊」、「令嚴」、「令翁」，敬稱其母爲「令母」、「令堂」、「令慈」；敬稱其子女爲「令子」、「令郎」、「令愛」、「令媛」，「令」字的本義是美好和完善的意思。「詩經」裏面的「令聞令望」，意思就是：「美好的名譽和聲望」。

除了「令」字外，敬稱別人親屬時還可使用「尊」字，如尊父、尊祖、尊夫人等等。（古月、新九〇二四六）

重點在點重

蘇聯太空研究站成就輝煌

太空觀測

劉實藝先生：

昨天介紹了美國去年的太空事業，今天再談談蘇聯的情況。

蘇聯去年首次發射太空穿梭機，是在十一月十五日，一具名叫「暴風雪」號無人駕駛的穿梭機發射升空，繞地球飛行兩圈有多，歷三小時又二十五分鐘，是蘇聯稱之爲太空計劃中的一大輝煌成就。

蘇聯與美國穿梭機在外貌看來很相似，所以有些觀察家認爲「暴風雪」號是美國穿梭機的複製品。兩國穿梭機之間最大的不同是，蘇聯的主引擎裝配在「能源」型火箭上，引擎隨着火箭而拋棄，形成浪費；而美國穿梭機的引擎則裝配在機體上，可以連續使用多次，經濟效益高。但蘇聯的不附加引擎能增加負載量達六萬六千磅，比美國的五萬五千磅要來得大。此外，蘇聯的機體還裝配有一具小型引擎，用來增加它降落的靈巧度。

蘇聯穿梭機在初試啼聲，竟在無人駕駛下能自動而安全地定點降落。降落場設有一標示鮮明的白色虛綫爲中心綫的跑道，跑道兩端各設有三套「遠測裝備」，其中一套距離跑道中心延伸綫上二十公里處，另兩套則分別位於中心點左右後方各五十公里，同時在地面上還裝備有微波降落系統、RSBN型短程導航輔助設備等，加上暴風雪號上的導航設備，長期太空計劃；美國則着重長期太空目標的發展，而重視技術的研究。因此蘇聯在太空站的發展方面領先了美國；而在原先落後的穿梭機發展方面，因蘇聯暴風雪號的發射成功又趕上了美國。不過美國發展今日美國和蘇聯在太空科技很有廣度和深度，厚植將來太空發展的潛力。明天續談。（半勻、新九〇三〇〇）

（上）蘇聯、阿富汗太空人在「和平號」太空站合攝。（下）蘇聯「和平號」太空站外貌。

謎之銀盜蟻白

廣州府官有此奇案

周新力先生：

三百多年前清朝康熙年間，廣州某官方銀庫突發一起銀子失窃奇案——數千兩白銀不翼而飛。

破案之日，數位要員會審「盜賊」。但見堂前置一旺火大爐，十餘親兵兩旁分立。親兵們抬上一籮筐大小的白蟻來，連同蟻巢一起投入熊熊大火之中。待火滅稍刻，爐底豁然顯露出一層白花花的銀子，一過秤，只比所失的銀子少了十數兩，原來偷銀的盜賊竟然是白蟻！

此案當時爲吳震方在「嶺南雜記」中詳加記載。

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，此事只能作爲一種令人費解的奇異現象記載和流傳。隨着現代科學的高度發展，科學家們終於運用化學原理，弄清了白蟻「偷」銀之謎。原來，白蟻在咬白銀時，口器中會分泌出一種高濃度的蟻酸，白銀遇到蟻酸便會發生化學反應，生成粉末狀的蟻酸銀。這樣，白蟻便可毫不費事地將粉末狀的蟻酸銀吞入腹內。不過這些蟻酸銀不會被白蟻消化和吸收，而是經過分解，形成黑色粉末狀金屬，滯留在體內。這些粉末狀金屬經過高溫，達到白銀熔化點時，便又再還原爲銀了。（宏達、新九〇二四七）

三代花名

辛海

一三一：幸是她信不覆

遠玲開始有兩三分懷疑，一再側臉打量，說：

「你眞的不是？——」

幸覆微笑搖頭：「不是，我姓幸名覆，從美國來港才幾天。」

遠玲定定地站在那裡，又怔怔盯望：「『塘西風月』的編劇？」

「對了！」幸覆仍站在大旗身邊，一個勁的笑。

「我在報紙娛樂版上讀過消息，也看過照片，但我不相信大旗哥一起回來！」遠玲說。

遠玲眼出走在最前端的大學生本色，也顯出她的聰穎與靈秀，說：「爺爺，你食古不化。我說的化灰，是、是她即使變作一堆灰，我也會使它們還原爲月湘姐！」

老花王佯裝氣惱：「她是鍾月湘嗎？你的隱形眼鏡又掉了不自覺吧？」

遠玲開始有兩三分懷疑，「大旗哥，這是誰？」

幸覆微笑搖頭：「不是，我姓幸名覆，從美國來港才幾天。」

遠玲定定地站在那裡，又怔怔盯望：「『塘西風月』的編劇？」

「對了！」幸覆仍站在大旗身邊，一個勁的笑。

「我在報紙娛樂版上讀過消息，也看過照片，但我不相信大旗哥一起回來！」遠玲說。

「我和月湘分明是兩個人，怎麼會煲水呢？」幸覆說。

「但你連聲音語氣也似，又跟大旗哥一起回來！」遠玲說。

大旗笑望遠玲，朗聲說：「睜開你的眼睛，看清楚些！」

遠玲仍笑眯眯地說：「湘姐跟你在園門口，我已看得清楚啦！一天都光亮啦！大旗哥又和湘姐在一起啦！」

站在樹下的老花王與園主人王材互望一眼，第一代與第二代的臉上，都有點奇特與費解，也帶幾分神秘莫測的神色。

幸覆處此情況中，並不感到陌生。她是有了抵港第一夜，聆聽月湘詳述這家人的事做底子？當然啦！此外，她總覺得自己的感情跟這家人有點兒什麼牽連……但一時又說不出所以然。

她忍不住笑，向遠玲說：「你眞的認錯人了！」

上午仔衫褲，我就不認識大歌星大明星嗎？哈哈哈，你化灰我也認得！」

老花王笑着斥責：「別亂說，化灰……這是不吉利的話！」